

情感兵站

这尊雕像，就立在营盘东头那片小小的白杨林里。林子是寂静的，于是它便成了这寂静的中心。雕塑不是什么名家的手笔，石料也看得出是附近山里的，带着些粗砺的、未曾磨尽的棱角。也许是立得久了，风霜雨雪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痕迹。那原本刚硬的线条，竟也仿佛柔和了些。但这柔和，是一种历经岁月淘洗后的沉静，愈发显得厚重。我每每于黄昏时分独自一人踱到这里，便觉得这一日的喧嚣与尘土，都渐渐沉淀了下去。

我总爱从各个角度端详它。夕阳的余晖，给它镀上一层暖暖的、有些悲壮的金色。从正面看，那是一位极年轻的战士，身姿挺拔如松，背着枪，微微侧着头，像是在极目远眺。他的眉眼是看不清的，斧凿的痕迹已然模糊，然而那整体的轮廓，却凝聚着一股不容置辩的、执拗的神气。我绕到兵雕的侧面，光线斜斜地切过来，于是那紧绷的肌肉，那握着枪管的指节，便都从阴影里凸显出来，像山峦的起伏，蕴藏着无尽的力量。我有时会走到它的背后，看那被风尘刻画得仿佛有了褶皱的征衣，看那坚定地踏在基座上的步伐——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姿态，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决不会回头。

这般看着，这般想着，我那心头一些飘忽的、空洞的思绪，诸如无根的烦忧，诸如虚浮的憧憬，便都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这兵雕是这般具体，这般可触可感；它不像是一个个体，倒像是一个浓缩了的、无比坚实的世界。我立于它的面前，便觉得有一股力量从那石头的肌理里汩汩地流淌出来，注入我的四肢。它不言不语，却源源不断地给我补充着一种精神上的钙与铁，让我有些疲软的心，也跟着硬朗、清明起来。我于是确信，雕像是有生命的。

每当仰起头，望着它那沉默的、庄严

兵雕

李增瑞

的面容，我便恍惚能听见热血在那冰冷的、坚硬的石肤下奔流的声音。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感觉。那石质的躯体，那粗犷的甚至有些拙朴的线条，丝毫也掩盖不住它内里那股渴望鲜活的欲望。它绝非一块顽石，它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从炮火硝烟里一步一步走来的魂灵。而且，我总觉得，它不是悄无声息地走来的，它是呐喊着走来的。那呐喊，许是冲锋的号子，许是战友的呼唤，许是胜利的欢呼，已然消散在岁月的长风里，但那呐喊的姿态，却凝固成了永恒。

不是吗？你且看：纵然眉目不清，但那瞳仁里，定然还燃着一团火，一团青春与信念交织的火焰。那如青虻盘绕的筋骨里，蕴藏的是何等坚韧的意志。那风尘仆仆的征衣上，仿佛还沾染着塞北的沙尘、江南的雨露，以及战地那特有的、混合着泥土与火药的气味。还有那步伐，那前倾的、仿佛下一刻就要从基座上跃下的步伐，带着一股决绝扑面而来的，尽是鲜活的生命气息。有时看得痴了，我便生出幻觉来。

仿佛那石像的眉眼活动了，周身冷硬的线条也柔和了。他竟真的走了下来，就立在我面前，离得那样近，我能感受到他呼吸的温度。我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对视着。我的视线，便自然而然地，从仰视变作平视。我的身子是矮下去了，然而我的精神、我的视线，仿佛乘着风，悠悠地升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奇异的静默里，我们像是有了默契，彼此敞开了心灵的那片原野。那原野上，有他的故事，也有我的青春；有他的坚守，也有我的彷徨；有他的轰轰烈烈，也有我的平平淡淡。我们便在这原野上“交谈”着，不是用言语，是用整个生命去交谈，去融合，去感知。于是，许多纠缠不清的困惑，仿佛在这无声的交流中，一点一点地化开了。生命的本意，那关于责任，关于牺牲，关于平凡与伟大的真谛，也在不知不觉间，云散月明般逐渐明朗起来。

一阵风过，白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将我从那迷离的境地里惊醒。我猛地一抬头，视线便不得不再次提高，高高地，投注到那尊沉默的、恢复了石头本相的兵雕上。我的心，便也跟着沉静下来，继而涌起的，是一股更深的、近乎虔诚的敬意。

原本，它就不该是与我对话的伙伴。它是我精神的标高，是灵魂深处必须仰望的所在。它立在那里，立的不是营盘的一角，而是立在我整个心灵的最高处。那高度，是无数个“他”用青春、热血与生命垒砌起来的，我辈凡人，如何能够企及？又如何能够不仰视于它？

夜渐渐深了，营房的灯火次第亮起，像一双双温润的眼睛。我最后望了一眼那尊已然与暮色融为一体的兵雕。它的轮廓在深蓝的天幕下，显得愈显黑、凝重，像一座沉默的山。我转过身，踏着来时的路回去，脚步竟觉得分外踏实。风依旧在吹，但吹到脸上，已不觉得寒冷了。

这，便是那鲜活的、永不凋谢的生命了。它不在别处，就在这沉默的、需要我们一代代人永远仰望的兵雕里。

高原苹果香

刘励华

记忆

去年，一位好友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回来时给我带了一件礼物：一提篮苹果。苹果如拳头般大，红彤彤的，在阳光下泛着亮晶晶的光泽。闻着这香甜的味道，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高原人种苹果的往事浮现于我的脑海。

40年前，我当兵到西藏林芝，那里被称为“西藏的江南”。4月，当迟来的春风吹进军营，营区里的苹果树上便开满可爱的花朵。苹果花白里透粉，随风摇曳，给营区增添无限生机。进入秋季，苹果挂满了枝头，红扑扑、沉甸甸的，晚风拂来，满院生香。

老兵们告诉我，这可不是一般的苹果，它的名字叫“红元帅”，是高原军人用心血培育出来的。说起它的身世，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陈毅元帅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庆祝并慰问西藏军民。此次进藏，代表团带来了大量物资。这些物资由全国各地筹措，饱含着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片深情。这当中，就有来自大连的苹果树苗。考虑到林芝海拔不算高，气候相对湿润，适合果树生长，代表团决定将这些树苗赠予驻林芝的部队。

苹果树苗运到林芝，部队官兵如获至宝。他们利用营区里的空地，种下这些树苗。遇到技术难题，他们便写信到大连的林业部门请教。高原的冬季异常寒冷，怕小树苗冻伤，官兵用塑料薄膜为树苗穿上“冬衣”，助其安然越冬。

从大海边来到雪山下，这些小树苗也抱定献身边疆的志向，迎着高原阳光茁壮成长，几年后便开始开花、结果。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苹果树结出的果实不仅个头大、色泽红

亮，而且甜度很高。品尝着这来之不易的果实，广大官兵无不感念陈毅元帅的关怀，于是给这种苹果取了一个响亮名字——“红元帅”。

上世纪80年代，在我踏进军营时，“红元帅”早已扎根尼洋河两岸的座座军营。在我们团，几乎每个连队都有一个苹果园，团属农场还种有上百亩苹果树。通过老兵手把手传授，我们学会了施肥、培土、修枝、嫁接、除虫等方法与技术，不少人成了行家里手。

秋收时节，官兵架着梯子、踩着凳子，兴高采烈地把一个个苹果从树上摘下，放入筐内。采摘完后，连队把品质最好的苹果选出来，交到团部，由团里统一送到边防一线，因为那里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官兵更需要补充维生素。剩下的苹果，连队会给大家分享。

对分到的苹果，战士们拿一个尝鲜，其余的便放进床头柜里保存起来，闲暇时拿出来闻一闻。只有感到最劳累的时候，才肯拿出来犒劳自己。直到苹果变软，大家将其切片晒成苹果干，留在漫长的冬季慢慢咀嚼，用甘甜的味道去战胜高原岁月的艰苦。

在林芝那些年，因为有“红元帅”相伴，军营里多了几分温馨。那回味无穷的果香，也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滋润着我的戎边生涯。

几年后，我告别林芝，调到拉萨工作。这里虽然海拔高一些，但依然能闻到秋风中飘来的苹果香。

在拉萨西郊的八一农场，有一片苹果园。园内果树葱茏，秋季硕果盈枝，所产苹果格外香甜。当地人知道，这片苹果园的开垦者就是当年的18军政委谭冠三将军。

拉萨军民不会忘记，1951年10月，18军主力抵达拉萨。面对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进藏部队遵照党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决定开荒拓垦。凛冽寒风中，谭冠三将军带领官兵挥锹抡镢，在拉萨西郊开垦出2300亩荒地，种植粮食蔬菜，并创办了

水下运动会

宋元家

咏比赛和水下运动会等特色活动。

一天下午，广播器里传来副政委的声音：“同志们，水下运动会开始了……”

由于潜艇舱室空间狭窄，比赛分设3个场地：较宽敞的艇艏鱼雷舱进行举重与哑铃比赛；艇艉鱼雷舱里进行的是拉力器与俯卧撑比赛；艇手腕、握力器及棋类比赛则安排在二舱的多功能桌上。我的参赛项目是拉力器比赛。身为轮机兵，我天天给内燃机盘车、打挡板，胳膊上早已练出了一块块“疙瘩肉”。

比赛开始，副政委担任裁判员。我们7名队员身着亚麻背心和短裤，一同来到艇艉鱼雷舱。相较于40多摄氏度的内燃机舱，鱼雷舱里要凉爽许多。首先进行的是拉力器比赛。我们从3根弹簧开始比起，没费多少力气便都顺利过关了。接着，拉力器弹簧增加到了4根，很快就有4人被淘汰了。最后，拉力器加满5根弹簧。机电兵王小张双臂猛地一拉，还没等拉到尽头，便泄了劲。5根弹簧“啾”地缩回，差点弹到他脸上，引来一片笑声。

终于轮到上场。我深吸一口气，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紧握拉力器缓缓张开，嘴里数道：“1、2、3……”当大家一起喊到28时，我已满脸通红，动作明显慢了下来。

这时，我看到艇艏远航的副支队长端起相机，“咔嚓”一声把我拉拉力器的模样定格在了胶片里。我咬紧牙关，鼓起最后的力气继续。“29、30、31！”顿时，掌声响起，战友们纷纷祝贺我在水下拉力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当晚，颁奖仪式在指挥舱拉开了帷幕。在《运动员进行曲》的旋律中，艇长和政委把奖状与奖品一一递到获奖者的手中。当我接过那本红皮日记本时，心里感到十分自豪。后来，副支队长还特意画了幅速写，刊发在《远航快报》上，笔端满含对我们这些“水下健儿”的赞美。

如今，我早已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大海。这本红皮日记本和那张微微泛黄的照片，一直被珍藏在——那是我们潜艇兵不惧艰险、挺进深蓝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人在军旅

元旦前夕，我整理旧物时，意外翻出一本红塑料皮的日记本，封面印着一个戴着草帽、脖间搭着白毛巾的姑娘，正捧着一捆麦子笑盈盈的。掀开扉页，上面用蓝墨水写道：“奖给：远航水下运动会拉力器赛第一名宋元家同志。”

蓦地，像掀开了50年前尘封的箱底，那场水下运动会的情景，忽然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天凌晨，潜艇像一头蛰伏的巨鲸，在浓墨般的夜色中悄然离开码头，向大洋深处挺进。

连日潜航，看不见日月升降，也闻不到鸟语花香，只有船钟“嘀嗒嘀嗒”的声响，单调却执着地伴随着昼夜交替。

为活跃远航途中的文体生活，提升艇员体力，艇团支部开展了“龙宫”文化系列活动，除了精心编排《远航快报》外，还举办了水下诗歌朗诵会、水下歌

空中较量

段超

同时，不禁想到，这群承载着神兵天降梦想的勇士们，站在机舱门口时心中是否有过一丝的犹豫？他很快又明白了，勇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危险却依然选择前行。先辈们的纵身一跃，开创了历史，也是一支军队敢打必胜的本色彰显。想到这里，程正双深吸一口气，迎着呼啸的冷风跃出机舱。

许多年过去，程正双已经跳过几百次不同类型的伞，带过无数新兵。但他始终告诫自己，与跳伞相关的任何事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新兵们总说他太较真。在地面动作训练场上，有人问他：“班长，明明有沙堆，为什么要带着我们往碎石坑里跳？”“打仗有沙堆等着你往上落吗？”他揉了揉发肿的脚踝，继续走上跳台做演示。

叠伞场上，一名新兵随口问道：“差一点应该没事吧？”这句话瞬间激起了他的怒火。他俯下身，用直尺一丝不苟地丈量伞绳的长度。随后，他示意新兵重叠：“叠伞就像做手术，差一厘米，到了天上就可能丢一条命。”

飞机即将抵达投放点。程正双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小周，发现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并不显得慌张。

“这才像我带的兵嘛！”他心中一宽。离机信号响起。程正双从容地跃出舱门。小周毫不迟疑，跟着他纵身跃出。

开伞瞬间，巨大的上升力将程正双向上托起。然而未等他适应，一阵强劲的空中风猛烈拧转，头顶的伞绳瞬间扭成了“麻花”。程正双心头一凛，身体却已本能地绷紧，迅速摆动腰身，朝反方向用力转动。一声闷响，缠绕的伞绳松脱开来，伞衣重新鼓满，恢复成饱满的圆形。

下降高度越来越低。程正双将降落伞调整至顺风方向，目光盯紧落点。临近地面，他并紧双腿，屈膝，稳稳地立在草地上。

转身望去，小周正从几米外的草地上爬起来。程正双走过去，伸手拍掉他裤腿上的草屑：“天上风越猛，越要稳住神。稳而不僵，顺着它的劲儿来。落地前腿要并紧，反应要快，不然——”他顿了顿，“容易摔头。”

小周的胸口还在起伏，却用力点了几下头，咧开嘴，如释重负地笑了出来。

当第一批新兵全部着陆，夕阳为跑道镀上一层金灿灿的余晖，下一批新兵开始背伞准备登机。程正双站在队列旁，目光扫视着每个人的伞具……

军营纪事

对于伞兵来说，风是对手，也是朋友。但那天着陆上空的风，显然带着几分“敌意”。

轰鸣的机舱内，新兵小周的掌心沁出细汗，抱着降落伞的双手微微发颤。最新气象通报显示，地面风速超出临界值。

老兵们眉头微蹙，新兵们眼底浮动着急志。小周把胸前的伞抱得更紧了。就在登机前，伞训教员程正双曾指着他的伞包拉绳说：“松了半圈，修正。”此刻，他的心又提了起来。

程正双再次逐个检查新兵们的伞包。到了小周跟前，他满意地竖起大拇指：“伞没问题，放心跳。”

舱门缓慢开启，舱外的气流呼啸着灌满机舱。程正双走向舱门，眼前掠过飞速流动的城镇——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程正双想起自己新兵时第一次跳伞的情景。离机前，班长说，1950年9月29日，新中国第一批伞兵只突击训练了11天，就完成了升空跳伞。程正双诧异的



晨风（版画）

隋自更作

我多想

边海云

他们蹲着，正用篝火烧饭
那是三张青涩的面孔
三张有着冻疮的结痂的脸
我看见篝火点燃了
跳动的火苗正像
炽热的青春在燃烧
温暖了风雪高原

作为母亲，我是多么心疼
和着风的节拍
我摸到了自己的心跳
我很想走上前来
一个拥抱你们

我的这位小战士
我看见你戴着防寒面罩上
又积起了白白的冰霜
作为母亲，我是多么心疼
我多想把手伸向你
为你拂去眉梢上的雪
但是我不能
我看见你手里紧握着钢枪
你身旁，还有一块
标有国徽的界碑

不仅是你，你身旁还有三位战友

但是我不能
你们走在风雪巡逻路上
正在用全部的爱、忠诚和热血
守卫着祖国——所有士兵的母亲



长征

第6639期